



追忆恩师唐向荣(上)

□ 侯艳芝

时光荏苒，转眼恩师唐向荣已离开整整十三载。铺纸提笔，他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学习工作的许多过往便盈满脑际。

初遇恩师

我是在滦县二中完成的高中学业。1985年秋季开学，我们进入高二上学期，高一的语文老师要陪师母去北京看病，我们的语文课就分别由两个老师来担任，基础部分秦学俊老师代课，作文部分唐向荣老师来教。

印象很深，老师上作文课，不是直接布置作文题目，而是先读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从生活中的小事引申出耐人寻味的道理，然后再讲写作要领。至今还记得老师文中讲的两个小故事。其一是说他袄兜儿里装着些瓜子，边走边嗑，吃到最后，从袄兜底部抠出最后一个扔到嘴里，嗑完一嚼，原来是个臭的。我们听得哄堂大笑，接下来他就讲习惯性思维的弊端和功亏一篑的道理。其二是说一家人盖房子，在上边垒墙的泥瓦匠冲着下边递砖的人喊：“照着我的脑袋扔！”那是新手，怕砸伤了他，就照着他腰的位置扔上去，结果上边人没接到，砖落下来。泥瓦匠又大声喊：“照着我的脑袋扔！”下边人真的使个大劲，朝朝泥瓦匠的脑袋飞去，泥瓦匠一伸手，接个正着，说“这就对喽”。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随后的论述让我们明白了“取之乎上，得乎其中，取之乎中，得乎其下”的哲理。

还有，布置的作文写完交上去，并不算完成作业。老师会逐篇批改，提出修改意见，同学们再重新写。记得我的一篇作文《不珍惜时间是最大的浪费》前后修改了四次。对记叙文，老师有十项对照标准：中心是否明确，六大要素全不全，有无环境描写，是否写出了真情实感，有没有独特的角度，详略是否得当，结构是否完整，有无错别字，有无病句，书写是否规范。当年的一篇《自我修改对照手记》详细记录下这些内容。

有意思的是，当时老师教我们高二四班和隔壁的高二三班，他会定期组织两个班的同学互批作文。就是将两个班的作文本进行交换，发到同学手中，拿到谁的作文，就认真阅读，从标点符号到文章结构，从好的段落句子到不足之处，都要标注，然后再写一篇完整的评论或体会，有的同学写的评论比原文还要长。老师再对作文和评论一一进行批改，如果哪点评论能得到老师认可心里会高兴一个礼拜。那段时间，两个班的同学见面都会互相聊作文的事儿，说说对方班里谁的作文写得好。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周老师让我们选身边事就事论理写一篇作文。三班一女同学文中写道“听说二中有个图书馆，可我们连个书毛都没见过”，老师向学校反映了同学意见，于是学校图书馆向同学开放，小说杂志就到了大家手里，上课偷着看，回宿舍猫被窝看，一时间好不过瘾。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班董富同学写一篇《凡事应有度》，列举了我们贪恋课外读物的种种，于是，图书馆又关闭了。直到毕业后我们师生见面，此事还是笑谈。

临近期末的一节作文课，老师站到讲台，说：“快一个学期了，同学们一直在听我说，听我讲，现在我提个建议，咱们下周的作文课，就来一场作文讲演会，同学们站到讲台上，可以讲自己的作文，也可以讲同学的作文，展示一下咱们半年的学习成果，大家说好不好？”“好！好！”同学们鼓掌欢呼。经过一个星期的报名准备，作文讲演会如期举行。一

进课堂，老师用双勾字在黑板上写下“作文讲演会”五个大字，并涂成红色，气氛一下子就出来了。还是老师先开场，讲演他写的《八十年代青年的气度和襟怀》，然后有十几个同学陆续上台。第一次演讲，难免紧张和兴奋，但热烈又活泼的氛围，让没有报名的同学后来也走上了讲台……作文课上成讲演会，这是我们心中美好的记忆。

翻开老箱底，当年的作文本保存完好。半年时光，50页的本子，每页300字，竟然写满了正反两面。发黄的纸张、稚嫩的文笔，记录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后来才知道，老师给我们上课期间，他正在进行“以文教文，以文引文”的语文教改，我们恰逢其时。

高二上学期，有幸遇恩师。

难忘十年

高中时就知道老师在研究辛亥滦州起义，没想到后来竟有幸调入滦县政协，在老师手下工作10年。不仅对滦州起义史实有了深入了解，对老师的治学精神更是心存敬意。

1911年在滦州发生的辛亥滦州起义，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划的一场武装反清起义，是武昌起义“最得力之应援”，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1936年颁布的《国民政府令》予以高度评价：“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老师于1960年开始接触滦州起义课题。当时他正在滦县一中上高中，经常作为青年代表参加县里的一些文化工作会议，结识了原县志编修吴湘浦先生和原县志总修张凤翔先生。两位老先生见老师对地方史研究有浓厚兴趣，就将他们所知滦州起义的事情全部相告，老师听了很是震惊，又觉这是发生在故土的重大事件，边听边问边做记录，此后经常跟两位老先生探讨相关内容。两位老先生因年事已高未完成的研究，终遇可托之人。吴老曾为老师写出千字提纲，张老将他珍藏半个世纪的起义文告、《纪念特刊》《哀哀录》残稿等郑重交给老师并多所嘱咐，不久二老便相继辞世。

受此重托，老师遂下决心搜罗史籍，探访遗址，几经坎坷，初衷未改。1988年调入县政协文史办，全力以赴投入辛亥滦州起义课题研究之中。1991年7月，老师的书稿《辛亥滦州起义》作为《滦县文史资料》第七集完成内部刊印，课题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从不迷信的他，在一个肃静的夜晚，在办公楼的墙角，将一本还散着墨香的《辛亥滦州起义》一页页撕开，一页页点燃，向吴湘浦、张凤翔两位老先生深深鞠躬，汇报多年的研究历程，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老师说，这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书稿刊印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老师认为，应让海内外了解史实，让辛亥滦州起义课题得到学术界认可，最后应该在起义故地建祠立碑，让志士后人有所凭吊之所。老师的建议得到当时县委、县政协领导的认可并达成共识，于1992年在县政协成立滦县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

参加工作后，常从老师这儿带些资料回去整理。为此，受老师推荐，我于1992年9月调入研究会。研究会办公室在政协三楼，同事宿强先我到岗。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在顶层四楼。

工作正式铺开，老师让我们从誊抄资料入手。他的办公室东西两墙的书橱里、木架上分门别类摆满各种书籍资料，在不同的页码夹着做了记号的小纸条。报架上挂着用铁夹子夹着



的待复信函和各种通知文件。老师从中拿出部分资料交给我们，说明抄写内容，要求300字稿纸要用复写纸一式两份，笔迹要清楚工整，让我们边抄边熟悉资料，并嘱咐这抄抄写写的工作会比较枯燥，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抄完一摞，再到他那换新的任务。遇到来自台湾和海外的资料，都是繁体字，需抄成简体，我们就不断翻字典，真是有些像小学生。老师到三楼看到后，就说：“你们不妨把查过的繁体字和对应的简体字做成对照卡片。”照做之后抄写效率明显提高，那些陌生的繁体字也变得熟悉起来，当年积累的几查对照卡片保存至今。

到研究会之后才知道，多年做学术研究工作，老师已养成每天三点必起的习惯，他说那个时候脑筋思路最清晰，他的大多数史学考辨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那天刚上班，老师到三楼办公室，见宿强我俩就笑着说：“今天你们差点看不到我喽。”原来，他三点起来，先到办公室外凉台的围墙坐了一会儿，恍惚间，以为坐在椅子上，就想往后靠，一闪身突然就清醒过来。我俩听得惊出一身冷汗，老师却说：“任务没完成，阎王不收留呀。”

老师所说没完成的任务，就是研究会成立后要做的很多事情。

接下来的两三年间，同事宿强调走，郭清、陈运生相继到来。老师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团结报》《光明日报》和香港《大公报》陆续发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刊物《辛亥革命研究》发《辛亥北方革命专刊》，收录老师的《论孙中山的北方革命观》《论李大钊与辛亥北方革命的关系》等重要论述，老师的学术观点引起学术界关注。

对三个年轻人，老师常让我们为他写的文章挑毛病，开始我们不敢，心想也挑不出来。老师就鼓励说：“我又不是圣人，写的东西肯定有毛病，你们仔细看，肯定能找出来。”于是我们静下心来边走边学，熟知了有关学术观点，再挑些标点呀、措辞呀之类的“毛病”，老师很高兴，说“有你们把关，文章寄出去心里就有底喽。”其实我们何尝不知老师的良苦用心呀，他是在教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让我们坐得住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老师做学问的信条。

最难忘是1995年。经过紧张筹备，7月25日至27日，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成

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召开。25日的成立大会上，滦县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升格为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这是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26日至27日，辛亥滦州起义研讨会在滦州宾馆举行，看过文献资料片《辛亥滦州起义》后，老师介绍研究历程，接下来就孙中山、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关系同与会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专家提出疑问，老师现场作答，由于这是当时史学界的新论点，老师又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史研究者，气氛紧张又热烈。为留下专家们的宝贵意见，老师事先安排好全程录音。

两会结束，“河北省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的牌匾郑重挂到县政协办公楼前厅外，《团结报》《光明日报》和省市县新闻媒体相继报道大会消息，辛亥滦州起义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只是这个新阶段的开始有点出乎意料。我们还沉浸在会后的喜悦之中，开始整理大会留下的各种资料，一个声音就扑面而来，“老唐的观点被专家否了。”接下来就有热心人士或来办公室或打电话询问此事。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老师告诉我们“别着急，先整理研讨会的录音资料，把专家们现场的提问捋到一起。”我们三个年轻人分头对录音带反复聆听，并整理成文字，最后梳理出14个问题，并没发现否定老师观点的言论，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三个都能回答。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老师反而很淡定，说：“做研究不是小姑娘跳舞，处处都要有掌声。我们心中无愧，至于其他人，理解万岁，不理解也万岁。”我想这应该是老师多年坐冷板凳的深刻体会。

之后陈运生调走，2001年老师退休但仍坚持工作。2002年全县机构改革，辛亥滦州起义研究会与县委党史研究室合署办公，郭清调政协宣教科，我调到县委党史研究室，老师回家。

十年时光，随恩师工作，得恩师教诲，受益终生。回家后的老师并未放下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及相关工作。继续推进重要课题，在电视台举办专题讲座，进校园、进机关宣讲革命历史……古稀之年还曾去台湾参加相关学术研讨会，辛亥滦州起义研究已深深融入老师的血脉和生活。

数字

(外二首)

□ 李国新

走廊连接黑夜
黑白分明
足音空洞
步步紧逼

心衰 脑梗 肺炎
如同枯叶
一层层覆盖
母亲瘦骨嶙峋的躯体

监护仪上
数字不同颜色 闪烁 变化
偏科严重的我
从未对数字如此敏感

母亲的生命状态
简化成阿拉伯数字
我只能通过它们
揣摩

液路

鼻饲管
输液管
尿管
输入
导出

皮肤龟裂成久旱的原野
血管干瘪成古老河床

母亲的身体
成了液路的
一部分

警报

滴滴
嘟嘟
心内科监护室
警报声此起彼伏
压制呻吟和咳嗽

死神无聊
以指尖敲击镰刀
护士奔忙
与死神互不理睬

嫩绿帷幔如同浅浅的春天
风景再好也须到达终点
滴滴
嘟嘟
一站又一站

诗三首

□ 白蕙侨

乘槎

万丈危楼星汉悬，
抬头未见泛天船。
君与如来化双桨，
月上披云言何难。

云断雁

点铁门径云断雁，
折损鲜花费酒钱。
宛马四蹄踪纵横，
甚堪腾踏托死生。
箫声停思旧事，
相逢梦中痛离别。
醉里不曾看剑舞，
弓弦血溅少年梦。
何当絮雪共白头，
江湖功业老来呼。
热浪逐风又一夜，
静待明朝心事成。

游京

飞絮濛濛风漫漫，
阔别七载又逢京。
碧水浮船垂柳岸，
芳草走地鲜湿天。
鸳鸯掠岸鸭踏浪，
狮睡虎眠鹿嚼花。
人头攒动难移步，
往来无景景随缘。
凉亭几处成偈语，
徜徉春海忘还。

老屋的青苔

□ 王海龙

倒摔得呲牙咧嘴时才发觉它们的存在，直到近年，已近知天命，在外漂泊多年经历风霜后的我再回老宅，豁然感悟，于是，总是放不下了它们，定会俯下身去看看它们，去问候它们，去抚摸它们，它们向来都令我感叹，令我钦佩。

早早就，青苔就托串门儿的风儿捎来的一层薄土，请报春的燕子衔来几滴雨露，借闲逛的虫儿带走一捧孢子，因此，台阶侧，乱石

上，墙角里，便有青苔的影子，附着其上，顽强地生长，处处有了绿，有了生机，有了模样，成了规模，难怪造景的里手们，点缀主体，少不了它们，虽是配角，却掩映不了它们的光芒，是柔光，从不晃眼，却让人内心踏实，恬静、安详。

春风里萌芽、茁壮，细雨中分蘖、膨胀，一春一夏一秋，一簇簇，一团团，伏在墙角吞晨里，台阶旁，守望孤独，舔舐着暖阳，特立独行地疯长。它们肯定是春的先锋官，没等到春雷奏响，没等到春雨洗礼，它们已经架着春风来了，沉寂了一冬的干涸，自发地嫩绿起来，告知着春天即将到来，且做好了准备，毫无保留地伸出触角，编制成根网，待到更大的雨儿飘落，将圆圆的雨珠切成细丝，滑落到根旺，再拼命地吮吸，一丝也不浪费，而后，随着春雷的助威，不断生长扩浸，处处皆是它们的影子。瞧，就连屋前的那眼老井，当一弯新月还于水中沉静，井沿的青苔早已被水汽摇醒，投射出了一圈迷人的翠影。

倚角昏晃，阶前屋后，只要通风，只要有土，只要有水汽，哪怕是薄薄的一层浮土，勤劳的青苔都会瞅准时机将孢子撒播其上，随后不急不慌，无声无息，慢慢生长，渐渐蔓延，不张扬，沉稳得很，直到它怒放，就是这么顽强，就是这么持久，就是这么不生不响，对自然世界的变化依旧坦然，无论是遇到狂风暴雨亦是清风拂过，它处事不惊，默默成长。青



老宅屋后石坎上爬满了青苔，在树木花草凋敝的寒冬，它顽强地寄生在这方寸之地，显示着它生命力的顽强，与其他花草不挣不抢，默默微笑着静观这大自然的变化的，执拗、自然、随意的生长，诠释着生命最本质的意义，活着即存在，存在就有意义。

顽童时期总是在老宅房前屋后毫无顾忌地奔跑游戏，嬉闹游戏，匆忙间脚下没根直至被滑

